

在你離開後的第70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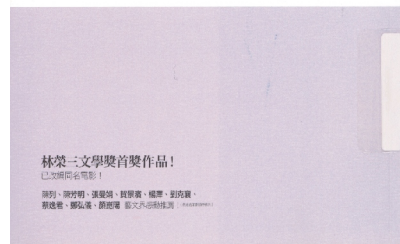
徐小燕

東吳大學物理系秘書

親愛的臭爸爸，今天是你離開後的第70天。

我在你離開後的第70天，去參加了一場名為「父後七日」的讀書會。

《父後七日》只有4000字，是一篇散文，描寫的是作者在父親過去後七日中所發生的事情，有悲有喜，讓人一會兒懾心又一會兒發笑，心情斑駁，思緒雜糅，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。許多人推崇它，我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，躲在星巴克的小角落，看著窗外轉動的摩天輪，望著天空中緩慢移動的雲朵，我相信，有一朵肯定是你，在看著我又哭又笑，又想念，又失落的模樣。許多人討論它，因為相對於嚴肅的話題，而且是這麼悲傷的場景，作者用了許多詼諧的語句，輕鬆帶過，所以我看著又哭又笑，想著你，跟作者的父親有著相仿的年紀，有著相似的樂觀。然而我既不推崇也不想討論，只想沈浸在她的詼諧文字中，但我著實羨慕她，能在這樣的傷痛中，用一種所謂的「黑色幽默」來接送她的父親。應該說是嫉妒吧！我的筆寫不出這樣帶著微笑、嘲弄、諷刺的口氣來揶揄你，開心地送你一程。



這篇文章得獎了，是「林榮三文學獎」的散文首獎。然後原著改編成了電影，然後，我想，它將會繼續得獎！

生死，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經歷，但感受各有不同。性情不同，寫出來的文字也彰顯著個性。去年，我寫了一篇思念父親的文章，你說你看著看著，就偷偷掉下眼淚，因為我的筆總是容易帶著感性的傷心。我雖然高興於你的感動，但相對地，我更喜歡你的樂觀和開朗，就像作者，我想她絕對也有顆輕鬆自在的心，困苦難過招手的時候，微笑以對，因此也就更欣羨你們可以寫出調皮有趣的語句，自娛娛人。

我記得，文章裡有一段話是這樣描寫父親的：「有次回家，你在一個壞掉的小鬧鐘與一顆棒球上，各貼一段寬版透氣膠帶寫字，（是啊你生病後，家裡就多好多這樣的常備保健醫療用品：血壓機……），在鬧鐘上面寫「平安」，棒球上面寫「生存」，還故意寫成拙拙的POP字體，要我猜，是什麼意思？我懶得猜。你說：答案是：平安中（鐘），求（球）生存。我大笑：爸你很冷耶。」

臭爸爸，這種爆笑的舉動，我相信你看到也一定會哈哈大笑的，因為你也歡喜於惹人發笑的。讀著讀著，我又要哭了，平日，類似這種有趣的畫面很多，此刻不停地湧現。你知道的，我常說我的心臟不好，非常害怕「突然」兩個字，當「死神」突然降臨時，祂讓我措手不及，不會應付，也讓你連一聲再見都來不及說。

我們兩個感情豐富的傻子，使用著不同的語言文字，各自愛好著文學。在這篇文章裡，所搬運的型態，更是我們不擅長的「台灣文學」。有著濃濃地鄉土味，有著地道的台灣風，連文字都相當的口語，我相信你閱讀的時候也會覺得荒謬、矛盾、衝突的線索錯綜複雜，但作者也透過這樣的編排，和諧地呈現出一種對父親的思念，並且在轉移目光時，透露著對故鄉的一份善解，同時把台灣特有的傳統的繁文縟節表現地淋漓盡致，這個部分你不得不訝異，這個小小年紀的女生，有著這樣精湛的操控火候的能力。經驗，總是輔助文字繕寫的最佳工具，我想這種不是經歷，而是一種天時地利，以及與生具有的能力。

《父後七日》裡的種種描述，讓我在你走後的日子中，把所有做過的事情好像又重新來過一遍。現在，「你的身軀擺總好了，無傷無痕，無病無煞」，我想，你現在已經有個健康的身體了，正興致盎然地週遊世界呢！

你離開後的70天中，我有了許多的念頭。當然，其中一個是希望能和你坐在大階梯上，一起看著綠油油的草坪上，揮棒出擊的好手穿梭其中，一起看著黃昏的雲朵，嬉戲悠遊；你生病後，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實現的……，好了，你現在在哪一個國度，欣賞著什麼？

世界的那一頭，如果你遇見了作者的父親，你們兩個年紀相仿，個性樂觀的人，或許臭氣相投，三言兩語就成了朋友，屆時，別忘了告訴我，讓我知道你們的生活，有多快樂！

